

任寫

抖出哀慟來

若涅

鏡頭一掃——

荒暗的雜草堆中，穿着軍服的特種僱傭軍人，發動樹枝，指點一小包一小包棄散各處的布包、繩結網袋——那麼的不成包袱的包袱——讓攝影機配合現場外播音室撰寫的旁白；給剛吃過晚飯的人的胃腹，絞了一下。

螢幕上再見到的是軍人的面孔，臉龐上甚麼也談不到，只餘留給幕前觀眾聯想起盛傳着的醜聞獸行：有偷渡的女同胞，被截獲後慘受輪姦才予遣回。倏忽鏡頭前是另一張灰白的瘦臉，雙手正馴服地交叉讓一條新式的尼龍扣索着；那樣原是扣索得死緊的尼龍膠電線扣，有一排排倒齒，索好了再也鬆不了綁，比五花麻繩「文明」，卻又比手鐐吸血，但是，索起了雙手還會抖着，還是死揸着珍貴的「塑料袋」。船，剛沉破，人，逃竄上岸，全身濕漉漉，中年多風霜的黧臉怎還會露出如此慌惶的羞慚，屈起身軀埋首猛向暗處瑟縮！這個時代，就這樣地不饒過你啊！鏡頭接着，再又是一頭樸素的短髮，短髮別了一隻小小的「新潮」——象徵甚麼？象徵港客？妳的稚念與搜捕者的狡黠不成比例啊——髮夾，髮夾正夾着純中國的妳上了警車。

啪。熄了電視。

事情是那樣地叫人猝不及防，突然間，全港的四百多萬人都跌入口突脹的惡夢淵藪中，各方面的人都驚叫起來，左中右輿論聯成統一征討大軍，聲色淒厲高呼竭止，摧迫殖民地統治當局武裝佈防邊境，盡最大的動員能力——他們都違恐船沉，震懼於欠下歷史巨債的討債行動。他們必須盡任何力量鞏固三十年來「避秦」南下的小經營，不怕越南「難民」船排陣而來，因為越南人畢竟還是借道罷了，至多是港英庫房每年論億盈餘的小折扣。但，恐怖啊！「邊區」過來的

是血脈相通的「淤滯」部份，屬於「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」，現今一旦擁在身旁眼前，碍眼阻勢之外，更會興起一份無以名之的危機感，認為在今日一九七九年的香港社情而言，無疑是非常之不受容納的入侵羣，瀰漫真真正正的保護主義氛調；雖然，所謂本土利益的保護主義，在香港，這個不容置疑的中國領土的英殖民地地上，又是如此地脆弱可笑和備受政治史實的嘲弄。

根本上，合法移民／非法入境／逃亡／偷渡／越境探親等等名詞下到港的中國人，自一九四九年起計，未有一日停息過。再回頭重認香港今日的所謂「工商業畸型繁榮」（新編本「辭海」的「香港」辭解），豈又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倚靠這百萬胼手胝足的「移居者」所攪出的局面？香港，另一個新辭解該是：「開埠至今徹頭徹尾的近代中國的「難民」世界，他們歷經腐朽無能的「蔣」劫、「日」戕，不願受「共」騙的一羣小人物／老百姓，為生存，姑且受英帝國殖民主義哄言共榮、資本巨鱷吸血剝削的一個強權割讓地／租借界而矣。」

尤記得，當六二年大躍進／三面紅旗／總路線失敗之後，「逃亡潮」爆發，廣東中南局書記陶鑄本着香港是廣東一部份，廣東有難，轉移一些人口往香港，亦合乎中國主權的原則，故加大力下達幹部鼓吹，儘管葛量洪封鎖邊界，但全香港的在港親人都沸騰無比，奔赴邊區搶援救人，場面之感人熱淚，舉世無匹。再至文革末期，紅衛兵羣慘遭捕殺迫害，亦再鋌而走險，水陸逃港，他們都是有政治意識武裝了思想的驍勇少壯餘生者，到港驚魂未定，一不是接受殘餘右翼政治團體所撫恤，為其作八股反共的宣傳打手，二就是再接再厲批判共產官僚政權，至於末流的一批，乾脆脫胎換骨學習資本主義社會的謀生之道了，謀生不成，橫下心走上黑

道，也頗有其人在。

隨着林江勢弱周鄧收拾局面的文革末期，早年首批紮根香港的難民，開始用上「香港人」的名義，初面試探性質繼而堂哉煌哉「回鄉探親」，死充硬充在港生活的寬裕和自由，給廣州戚友誤導不可磨滅的天堂憧憬，以為香港是唯一的生天，逃港將是整輩子最後的目標，他們既羨且嫉「港人」，女的以委身「K客」為榮為幸、男的以過河稱雄鄉閭巷里。好果惡果，卻還是萬計回鄉「港人」親手着意栽下的。

共產黨治國第七，治人第一。他治「港澳同胞」自有其絕頂的一套，他暗忖你們這幫既有能耐逃過卅年「共」騙國劫的吮資本主義奶大的投機者／黑五類，自然要將錢財巧妙榨吸轉頭，他先以親情牽，以物資供應控制，以僑匯優待；直至掌握人變，急功近利作風依然如舊，政治化的經濟策略顛倒為經濟化的政治手段時，他的大手，又透過種種形式，直捫「同胞」的餘殘，務求「同胞」們奔撲於深圳海關如旅鼠赴海。文前說歷史巨債的急償，便是如此地催促着，他不單止除同胞的口袋，還要懲罰，懲罰有如玉石俱焚；他想既為鼠窩，何須考慮到鼠窩的秩序和存亡，鼠窩的問題與九億人民的中國簡直不值一晒。

事情就是這般不簡單和現實，從來沒有世外人，香港從來就是前朝／中期／後期／未來期的難民世界。香港問題的解決永遠在人大會堂的痰盂前閉門解決，是永恆的中國共產官僚與老牌的英帝國主義者的議事日程。我們不可使知之，只可接待過河越山而來的親人相沫以濡，因為，我們是無干政勇氣的一代！？

或者除非，地裂天驚，八十年代，香港向中國共產官僚宣戰，將革命的號角，由香港吹越深圳河，以至吹破中南海內的胆囊！